

鮮于仲兒墓志
馮氏墓志

第七册

墓誌書法精選

蔡

寶

齊

墓志书法精选·第七册

鮮于仲兒馮氏墓誌

(京)新登字019号

墓志书法精选·第七册——鲜于仲儿墓志·冯氏墓志

荣宝斋编辑出版发行·北京胶印二厂印刷·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经销·12开·ISBN7—5003—0117—0/J·118·定价：3.30元

刻工定式风格与创造力

——读魏墓志所想到

黄 惇

荣宝斋编辑交给我的《元诱妻冯氏墓志》和《鲜于仲儿墓志》置於案头已数月有余，反复读之，似乎想到了什么……

这是两方具有典型意义的北魏墓志。《元诱妻冯氏墓志》书手用笔丰润、饱满，颇有一种美的追求，刻手亦较为忠实（大凡技艺高超的刻工，必须严肃地忠于书手，这是这种行业起码的道德准则）。此石成书于北魏景明三年（公元502年），时在孝文帝迁都洛阳（494年）之后。其时朝廷曾强行汉化政策。因此在这幅作品上，已可看出当时学习南朝二王一系书法的端倪。如果与《智永千文》作为参照，我们则不难发现他们之间共同的渊源。元氏墓志均出于宫廷中的专门家，因此与穷乡儿女造象相比，写刻手都有远胜之感。《鲜于仲儿墓志》成于孝昌二年（526年），晚前者二十四年，与《元诱妻》不同的是，我们几乎无法谈论书手，因为从中看到的那种用刀习惯，已经泯灭了书手的原貌。笔笔断开、流畅连贯的书写美被短促的刀触所替代，完全没有写的意趣，却充满了具有笔势的刀味之美。那种用刀的习惯非常的强烈，以至下刀时连原书丹的间架结构也全然可以去任意变更的。在这一墓志中不时可以看到破坏了生理节奏的横画，这种横画的不和谐，在一般掌握笔法的书手笔下是决不会出现。因此我认定《鲜于仲儿》更多表现出的是“刻”而不是“写”。

凡是在印石侧面刻过边款的人，定有一种体验，那就是刀从右到左，表现的却是从左向右的笔意。《鲜于仲儿》于北魏刻石中的许多作品便是这样凿刻出来的。民间刻工的凿子与印人的刻刀尽管并不完全一样，也许刻工的凿子可以改变多种方向去刻凿笔画，但依我的观察，刻工也仍然是以从右向左的动作刻凿要来得顺手和惬意。了解这一工作的人还知道，他们常常为着方便，並不依着书写的笔顺来凿刻。

大凡熟练的民间工匠，自有一套吃饭的本领，尤其是当时的刻石之盛，颇有点类似现在做店招铜字、塑料字的装璜风气。师徒授受是古代工匠唯一的传技学艺的方式，一种行业内常常有许多习惯的传统规定。古代的画工、泥塑工、建筑工、石工都是如此。因此当时一种被普遍接受的用凿技巧，便成为石刻工匠授徒的“定式”，这种定式无疑影响了这种行业的“风格”。这一点，凡认真观察一下，大概不难在北魏的许多石刻文字中看到。《鲜于仲儿》比起《元诱妻冯氏》来，正因更多地体现了这种定式，所以也更具这一时代的风格特征。

点，变成了三角形，横画变成了平行四边形，装饰趣的由来正是那把刀凿，如同今人以油笔写黑体字，其装饰趣之由来正是那扁平的毛颖一样。这是一个不容否认的

事实。也就是说北魏石刻中典型作品的风格很大成份来自刻工的定式，书手的作用常常被模糊了。因此我认为民间工匠的这种用刀技巧和工艺制作过程，是形成这类作品风格的重要因素（当然不是唯一的因素）。

只要这种用刀技巧或工艺制作过程的定式基本相同，这种风格就会产生。北魏之后，从隋唐至明清，都能见到类似风格的金石文字便是明证，唐代的墓志、元代的金文、印章中的元押、明代的砖铭，乃至清代的墓志、金文等等。除去历代文字演变的特征外，在结字、点画、趣味上很容易找到它们之间的共性。人们常说魏碑风格乃鲜卑族人的强悍性格所至，我始终是怀疑的！民族的审美趣味固有不同处，但南朝以及后世并非鲜卑族统治，何以也有类似的铭石书风格呢？因而不能不从刻工的定式上去寻觅它的审美特征。

当然，拙劣的刻工，由于技艺不佳，用刀不稳，乃至目不识丁，所以所刻作品往往完全出于熟练工匠所达不到的“奇怪”，如果拙劣书手在前则更有过之。这类作品在北魏及后世都可见到（有时一方墓志刻凿出于二人、三人之手，优劣之辨，天壤之别），但恰是这种作品，被清人认作“天真”、“朴实”、“稚拙”。本如儿童写字，因无方法则当然没有定式一样，所以也最能“突破”（当然不是有审美价值的一种追求）一般刻工的程式工艺，而给以新鲜感。然而，不论是熟练的工匠还是拙劣的工匠，也不论其初衷如何，一旦刻完作品，这种工艺技巧的能力便与手书的创造力混融起来。但必须指出民间刻工的创造，决非自觉意识的书法的创造。这些作品的书法之美，主要是清中叶后，碑派文人书法家所追加的，其中也包括了残破、风化等大自然造化因素的追加。而这种书法审美趣味的追加和转而再在书法家笔下表现出来，才真正是生命本体的自觉意识的书法创造，清代碑派书法家的价值也正在于这种发现。如若不是，何以当今的书法家不去看看新坟上的碑刻呢？

清末魏碑登堂入室，书法家以一种新的眼光赋予其艺术生命，当他们临写或用这种拙朴的审美趣味进行创作时，则将原刻工被动于书手的第二位置再行颠倒过来。主动与被动、创造与模拟大相径庭。杰出的书家乃是将刀刻转化为书写，並摄入金石之气，这是创造；而成为刀凿之奴的书家，则必然落入造作的再模拟的泥淖之中。三角形的点，颤抖的边缘，确切地说这不是写而是描画，清末民初的清道人便是一例。如果这种模拟刀凿或石花的作品也算是一种“创造”，我则以为起码是违背“书法”的本质的，也难为了先民们为我们留下的珍贵文化遗产——毛笔，因为笔和刀毕竟是不同的。

一九九一年六月于南京艺术学院

大魏孝昌二年八月十八日故乞銀曹比和真曹延
 紇曹四曹尚書奏事給事洛州刺史河南河陰北使
 君之長子威遠將軍太尉府功曹參軍之命婦鮮于
 氏墓誌
 夫人諱仲兒潁陽人也父鎮遠將軍趙興太守之女
 夫人敬姜順典恭姬率禮道慕二妃德齊一婦天主
 少惠折我金蘭地廣無心不別珪璋年五十有三孝
 昌二年丙午五月己亥朔廿八日丙寅薨於家內外
 悲慟痛婦功之不遐良喪歸悼穆母道之中摧立銘
 墓門終光宿志刊石泉戶異不朽道其辭曰
 皎皎德躬英英容心動靜靡靡威儀偉偉家範日新
 令問不已道穆群宗德矛娉如外協親家內和諸子
 敬祭如在順終若始慶上善謙居先必退操重開睢
 性和歸妹覆育家僮溫深春愛信著群姁言怡黨輩
 義心是府禮躬是珮母績有餘婦功無殆慈母之惠
 子孫說說凡我跡屬悲滿松風痛結楊雲形跡雖湮
 地厚無祇不茂蘭芬悲滿松風痛結楊雲形跡雖湮
 聲德猶新

墓志简介《鮮于仲兒墓志》亦称《太尉府功曹參軍丘哲妻鮮于仲兒墓志》。北魏孝昌二年（526）八月十八日刻。志高50.8厘米、广55.5厘米。正书。十八行，行二十字。共324字。1927年河南洛阳城东马沟村出土。曾归三原于右任。关百益《河南金石志图》、赵万里《汉魏南北朝墓志集释》均收入缩印图版。近年《中国书法大辞典》、《中国书法鉴赏大辞典》也均收入。此次以早期拓本影印出版。

大魏孝昌二年八
紇曹四曹尚書奏
君之長子威遠將
氏墓誌
夫人諱仲兒漁陽
夫人敬姜順典恭

月十八日故乞銀
事給事洛州刺史
軍太尉府功曹參
人也父鎮遠將軍
姬率禮道慕二妃

曹比和真曹
河南河陰北使
軍之命婦鮮于
趙興太守之女
德齊一婦天主

少惠折我金蘭
昌二年丙午五
悲慟痛婦功之
墓門終光宿志
皎皎德躬英英
令問不已道穆

地廣無心不別
月巳亥朔廿八日
不遐喪喪
刊石泉戶異不朽
容心動靜靡靡威
群宗德予婦如外

璋年五十有三孝
丙寅薨於家內外
母道之中摧立銘
道其辭曰
儀偉偉家範日新
協親家內和諸子

敬祭如在順終若
性和歸妹覆育家
義心是府禮躬是
子孫詵詵凡我疏
地厚無祗不茂蘭
聲德猶新

始慶上善謙居先
僮溫深春愛信著
珮母績有餘婦功
屬則百斯人天高
芬悲滿松風痛結

必退揅重開睢
群姁言怡黨輩
無殆燕母之惠
少鑒碎沒荆珎
楊雲形跡雖湮



魏司徒參軍事元誘命婦馮氏誌銘
 魏吏部尚書常山侯第三子誘之命婦馮氏
 州長樂信都縣人太宰燕宣王之孫太師武懿
 公之女承芳誕體淵麗前脩弱齡懷哲長而孫
 率祀從傳准宋姬於住日敬奉姑舅則陳婦於
 今辰降年弗永瑤華霜墜春秋十八以景明三年
 歲在壬午十一月乙卯朔廿八日壬午卒穀水
 里慈姑撫慟親里沾衿粵八月甲申附葬北芒
 之塋
 本系養楊爰自文王折華分袂肇達公畢瑤基
 霜曉芳櫛露謚九棘聯茂三槐疊質克誕光軀
 寔表淵寶唯姿雅行令儀令室四教匪個七
 德猷逸瞻接茲雙芳娥是匹天道無親與善
 虛恆昧生滅寶捐榮背日命莖告祥煬龜誨
 吉長遂深陰高松駘瑟鏤石傳芳千齡有述

墓志简介 《元誘妻冯氏墓志》全称《魏司徒参军事元誘命妇冯氏志铭》。北魏景明四年（503年）七月刻。志高60.3厘米、广52.8厘米。正书。十五行，行十八字，共249字。一九二三年河南洛阳城北安驾沟出土。曾归三原于右任。赵万里《汉魏南北朝墓志集释》收入缩印图版。近年《中国书法大辞典》、《中国书法鉴赏大辞典》均收入。

魏司徒叅軍事
魏吏部尚書常
州長樂信都縣
公之女承芳誕
率祀從傳准宋